

卧底

十

九把刀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NATIONALLY EXCELLEN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卧底

九把刀

WODI

九把刀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20-2005-098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由北京可米瑞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授权接力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非经书面同意，不得经任何形式复制或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卧底/九把刀著. —南宁：接力出版社，2005.11
ISBN 7-80732-141-5

I.卧… II.九…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3998 号

责任编辑：潘 炜 美术编辑：小 璐
责任校对：蒋强富 责任监印：梁任岭

出版人：李元君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530022
电话：0771-5863339（发行部） 5866644（总编室）
传真：0771-5863291（发行部） 5850435（办公室）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制：三河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75 字数：190 千字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20 000 册
定价：1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771-5864694 5863291

目 录

第一章 凶命	1
第二章 光影美人	19
第三章 上官无筵	36
第四章 卧底	46
第五章 房间	59
第六章 第三个鱼缸	69
第七章 上官传奇	85
第八章 险计	99
第九章 前一夜	118
第十章 大厦里飘扬出的歌	131
第十一章 那一定是我搞错了	140
第十二章 超激战	148
第十三章 阳光的样子	163
第十四章 凶命的秘密	172
第十五章 英雄最可怕之处	190
第十六章 计划	201
第十七章 达阵!	219
第十八章 命运的钟摆	228
第十九章 曲不终	240

第一章

凶命

“郑圣耀，你长大以后要做什么？”

“我要当漫画家。”

放学后，“国小”低年级的大象滑梯上，小男孩与小女孩背着书包，等着双方家长接他们回家，他们是同班同学，住的地方也不过隔了两条街。

男孩跟女孩舔着甜筒，那是男孩花光身上所有的钱，向学校福利社的欧巴桑买的。

男孩一直喜欢女孩，上课时他老盯着女孩那两根小辫子发愣，也常常送女孩一些小叮当橡皮擦、淘气阿丹贴纸等小东西。男孩最喜欢的时间就是放学后跟女孩坐在滑梯上等待回家的时刻，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常常很晚来接他们，晚到其他小朋友几乎都走光了，晚到连“哈哈！男生爱女生！”这类的嘲笑也跟着走光了。

到了那时候，他们总是可以尽兴地乱聊。

女孩心里也喜欢着男孩，虽然他常常看起来一副灵魂出窍的呆呆模样，但她知道男孩很善良，这点她从来没有怀疑过。女孩喜欢看男孩喂食流浪狗的专注表情，不管工友伯伯怎么责骂男孩，说野狗很脏会咬人等等，但男孩总是将早餐三明治中的火腿片留着喂狗。

女孩还注意到，男孩喂狗时并不会将火腿片丢在脏脏的地上，而是将火腿片放在掌心由狗儿咬去。这种贴心的小动作温暖了女孩的心，她替那条受到尊重的流浪狗感到高兴。

“可是你画画得比我差耶。”女孩说。

“我会努力练习啊，总有一天我会画出比无敌铁金刚更受欢迎的东西。那你呢？”男孩问。

“我爸爸叫我当老师，可是我想当女航天员。”女孩嘟着嘴。

“当女航天员很好啊！”男孩说，吃掉最后一口甜筒。

小小的流浪狗拾阶走上滑梯，尾巴像翘胡子一样卷了起来，站在男孩的身旁猛吐舌头。它叫做麦克，是男孩为它取的名字。麦克刚刚啃过男孩吃了一半的早餐，此时也是它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光。

“今天最后一次了哦，麦克！”男孩说着，将书包交给女孩，把麦克

抱在怀中滑下长长的滑梯，麦克兴奋地大叫。

女孩看着滑梯下的男孩与摇尾傻叫的麦克，不知怎的，心中有种非说不可的感动。

“那以后我嫁给你好不好？”女孩大叫。

男孩吓倒了，但他的脸上尽是隐藏不住的喜悦。

“好哇！”男孩小声地说，头点个没完。

在小学二年级，一个叫圣耀的小男孩找到他人生第一次爱情，那时他坐在滑梯下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一只叫麦克的快乐流浪狗在他的脸上留下好多口水。而女孩，佳芸，坐在滑梯上拿着快要吃完的甜筒开心地笑着，这也是她甜美的初恋。

男孩觉得自己很幸福。

但，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女孩最后并没有嫁给男孩。

那天圣耀的爸爸接他回家后，过了半小时，女孩的家长着急地打电话询问圣耀女孩的行踪，圣耀被吓哭了，他整夜未眠。

他不该留下女孩一个人的。

从此，女孩一直都没有在校园里出现，身旁的座位、滑梯、秋千、跷跷板，全都不再有女孩的身影。圣耀很伤心。

有人说，小女孩被绑架撕票了，但圣耀根本不相信，因为小女孩的家里一点都不富裕，警察一定是什么地方弄错了。

而且，女孩自己说要嫁给他的啊！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消失？

“不要哭，男孩子要勇敢一点。”圣耀的爸爸这样说，拍着圣耀的肩膀。

圣耀的爸爸是个温柔的大家伙。

“呜……我不要勇敢……我要佳芸回来……”圣耀哭着，站在佳芸破旧的小房子前，希望墙上的寻人启事能够早日被撕下。

那时，圣耀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身上悲哀的命运。

那时，他还不知道，那股悲哀的命运开始牵系着他、纠缠着他，至死方休！

☆☆☆☆☆☆☆☆

同一年，圣耀的爸爸也失踪了。

没有人知道圣耀的爸爸去了哪里，也没有人在河边、山上、竹林里发现圣耀爸爸的尸体。美好的一切被蒸散成海市蜃楼，不再能依靠。

过了两年，圣耀的妈妈绝望了，她带着年纪小小的圣耀改嫁到一个有钱的医生家里，那医生是圣耀妈妈高中时的男朋友。

医生对圣耀很好，也尽量照顾到圣耀思念亲生父亲的心情，医生很体谅圣耀迟迟不肯叫他爸爸的原因：圣耀始终相信他亲生父亲还活在世上的某个地方，只是为了某种原因不能跟他们母子见面。

但是，善良的圣耀对医生叔叔感到十分愧疚，因为他知道医生叔叔一直努力争取在圣耀心中的认同。但圣耀一直到“国中”一年级，还是只称呼医生为叔叔，圣耀生怕他一旦开口称呼医生叔叔为爸爸，他的亲生爸爸就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而今天，在这个特别的节日，圣耀终于决定给医生叔叔一个特别的礼物。

“今天是父亲节，这是送给你的。”圣耀拿出一个黑色的盒子，里面装了一颗深灰色的名牌保龄球。

“谢谢！叔叔好高兴！”医生叔叔笑得合不拢嘴，他是保龄球的业余高手。圣耀在父亲节送他礼物，这还是三年来头一遭，其中的深意他当然明白。

“我不知道你的手有多大，所以没有钻洞。”圣耀说，他看见医生叔叔开心的模样，他自己也跟着愉快起来。

“谢谢，我爱你。”医生叔叔亲吻了圣耀的额头，令已经“国一”的圣耀耳根发烫。

“我也是。”圣耀嗫嚅着说。

那一天晚上，医生叔叔开着奔驰轿车，喜滋滋地去运动用品店钻保

龄球的指洞后不久，圣耀的妈妈就接到医院的紧急电话，电话的那头传来医生叔叔的死讯。

医生叔叔在路口等待绿灯的时候，被醉酒驾车兼逆向行驶的浑蛋撞个正着。

唯一庆幸的是，因为有安全气囊保护的关系，所以医生叔叔还来得及说完几句遗言：

- 1.好痛。
- 2.别动那里。
- 3.痛死了。
- 4.快给我注射高剂量的吗啡。
- 5.好痛啊。
- 6.谢谢你，圣耀。

圣耀就这样失去了第二个父亲，就在他认同这个温柔的男人为父的那一天。

★☆☆☆☆☆☆☆

“你怎么这样倒霉？”

“我自己也很想知道。”

圣耀叹了口气，在桌子上乱涂乱画。他虽然已经不想当漫画家了，但他还是有一双灵巧的画手。

今年圣耀刚上“国三”，虽然他繁重的补习课排得满满的，但他的功课却未见起色，总是在班上的最后几名打转。说他笨也不是，说不用功倒也还好，圣耀只是无法全心专注在课业上。

爱情就是这么一回事。

“后来呢？你妈妈不是又嫁人了吗？”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子问道。她叫什么并不重要，因为她的命运正与圣耀的命运产生某种联系。

“对啊，她嫁给开出租车的王爸爸，后来又嫁给现在开货运公司的张叔叔。”圣耀说。关于这样的答案，他自己也很无奈。

“又嫁了两次？”女孩眼睛睁得好大。

“嗯，王爸爸死了，走在街上被掉下的招牌砸死的。大家都说我妈妈有克夫命，这让她听了很难过，只有我知道不是，其实是我害死了三个爸爸。”圣耀说，他对自己的命运开始有些模糊的揣测。

“为什么？不要这样想啦！”女孩安慰着圣耀。

“是真的。”圣耀的头轻轻敲向桌子，敲着敲着，像颗装了金顶碱性电池的木鱼。

第一个爸爸失踪了，第二个爸爸跟第三个爸爸都在圣耀认同他们为父的日子横死，这令圣耀怀疑自己身上是否背负着克父的厄运。所以，不管现在开货运公司的张叔叔对他多好，圣耀都冷漠以对，生怕张叔叔又被自己克死了。

“今天放学后你有补习吗？”女孩突然问道，脸红了。

“有啊，不过不去上也没有关系。”圣耀说，拿着橡皮擦拭去桌上的涂鸦。

女孩帮忙圣耀将擦屑拨到桌子下，又说：“那我们去拍大头贴好不好？我发现有一台新大头贴机器在我家路口。”

圣耀心中一甜，他是喜欢这个女孩的。

“嗯。”圣耀笑答。女孩看到圣耀脸上的笑容，也在心中举起胜利的手势。

隔天，圣耀背着贴有女孩跟他大头贴合照的书包，骑着脚踏车愉快地来到学校，但旁座的女孩却没有出现。

到了中午，秃头老师带来一个令人难过的噩耗：女孩昨天放学回家时，遭街头警匪枪战的流弹误击，经过一夜的急救却告失败，请同学为她默哀一分钟。

圣耀傻眼了，他的眼泪一滴滴落下，落在铅笔盒上的大头贴上。

大头贴上的两人脸贴着脸，旁边写着“干哥干妹firstday!”圣耀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再度失去生命中重要的人。

他拒绝明白。

因为他害怕他看不到的阴暗魔手。

“为什么会这样？”

圣耀自己问自己，他心中的恐惧与悲伤各占一半，隐隐约约，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完蛋了。

☆☆☆☆☆☆☆☆

过了一个月，学校要毕业旅行了，目的地是垦丁，圣耀带着满腹的苦闷坐上游览巴士，看着窗外，暗自叹息女孩无法同大家玩乐。

圣耀的三个挚友知道他心情恶劣，沿途刻意跟他谈天说笑，四个人挤在车后打牌，从梭哈、大老二、捡红点、二十一点，一直玩到抽鬼。

但抽鬼才玩了七轮，大家的脸色却颇异样。

圣耀已经连续七次从一开始就拿到鬼牌，但在频繁的相互抽牌里，却没有人抽到过圣耀手中的鬼牌，一次都没有。

鬼牌好像粘在圣耀的手指上，谁也无法将它扯掉。

“不要玩了好不好？”圣耀突然说，脸色极为苍白。

“嗯。”千富假装冷静。

“好啊，玩别的吧。”国钧也说，颤抖地洗着牌。

“看录像带啦，都不要玩了。”志聪比较胆小。

其实玩什么都不重要了，因为游览车在瞬间翻覆，速度之快，车厢内几乎没有人来得及发出应景的尖叫。

等到车子四轮朝天地躺好，女生尽情扯开喉咙时，圣耀却盯着三个血流满面的挚友发愣。

他知道躲在自己阴暗命运中的魔手再度伸出，夺取自己人生的一部分。

血在圣耀四周滴着，滴答、滴答。

千富、国钧、志聪，眼睛睁得大大的呆看着圣耀，无言地询问圣耀身上不安的恐怖力量是怎么一回事。圣耀恐惧这样疑惑又无助的眼神，却又无法回避好友临死前的目光。他知道是自己害了他们。

后来意外过后的伤亡清点，更印证了圣耀心中默默演算的恐怖公式：车上所有的师生都只有轻微的擦撞伤，只有车后的三个学生死亡。

恐怖的公式，推演出绝望的人生。

“是不是跟我有亲密关系的人，都会死掉？”圣耀痛苦地问。

“一点也没错。”算命先生笃定地说。

☆☆☆☆☆☆☆☆

“每个人都会死，只是迟早的事。”算命先生自以为幽默地说。

“寻我开心啦！”圣耀大骂，站起来就要走。他不认为自己命运有任何可笑之处。

“年轻人真开不起玩笑。”算命先生努力撑起笑脸，拉着圣耀请他坐下。

算命先生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位穿着“国中”制服、满脸气愤的小伙子，猜测他脑子到底装些什么，自己应该如何将他身上的钱掏个一干二净。

地下通道里还有五六个以算命为生的老江湖，算命先生若不把圣耀唤住，这笔活生生的生意铁定飞到别的摊子。

“说完了你的故事，该把你的八字给我算算吧？”算命先生拿着毛笔，煞有介事地将圣耀念出的出生年月日时辰抄在红纸上，满纸腾墨，他可是这个地下通道有名的“王飞笔”。

圣耀期待地看着算命先生的毛笔时而飞扬、时而顿挫。王飞笔一皱眉，圣耀的心就往下沉了一寸；算命先生微微点头，圣耀的眼睛就睁大了一分。

“有没有解？可不可以改运？”圣耀急切问道。

王飞笔心中嘀咕着，他开始怀疑这位命运乖违的少年刚刚说的故事是不是编的，要来考验他的真功夫？

“小朋友，你的命盘虽称不上大富大贵，但也是中上之姿，命中且无大灾大难，更时有偏门小财；功名虽不顺遂，但你天性善良淳朴，故能立小家小业，四十岁若能把握一个好运道，还有机会聚大财。咳，就算你把命盘给别人算，也是差不多的说法。我说你……刚刚的故事是编的吧？”王飞笔淡淡地说，拆算八字这种基本命理他还是懂的。

“当然不是编的！我为什么要把钱浪费在编故事上？”圣耀微怒。

“让我看看你的相貌。你的五官堂堂，面貌格局尚佳，唯一的缺点是略犯桃花，但这也不是什么罕见的缺失啊？若说你的遭遇奇惨，这也不对，你的印堂红润，丝毫不见发黑泛紫之相。真是怪了。”王飞笔沉吟着。

圣耀知道王飞笔并没有在糊弄他，但他身边的人一个个横死非命，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把你的手给我看看。”王飞笔看着圣耀狐疑的眼神，开口说道。

圣耀将左手递给算命先生，手掌打开的瞬间，王飞笔竟吓得大叫，往后摔倒在地。

“怎么？”圣耀的心中有些害怕，又有些高兴：害怕的是，或许王飞笔看出他命运中某个恐怖的缺陷；高兴的是，既然知道缺陷是什么，应该就有机会弥补！

“不要靠过来！”王飞笔吓得踢翻椅子，阻止圣耀将他拉起来。

“我的掌纹很怪吗？哪里怪？”圣耀突然害怕起自己的掌纹，甚至不敢看它。

“对不起！我跟你说对不起了！对不起！求求你走开！”王飞笔歇斯底里地叫着，眼泪甚至快掉下来了。凄厉的叫声回荡在灯光惨白的地下通道里，头上的日光灯突然忽明忽灭。

圣耀在这样妖异可怖的气氛下，自己也给吓得发抖。恐惧仿佛自手掌上扩散开来，变成可以触摸的魔物；更可怕的是，它就长在自己的身上！

“我该怎么办？”圣耀呼吸有些困难，大声问道。

“快走快走！是我的不好！是我的不对！”王飞笔哀求着，却不拔腿逃走，难道是脚软了？

此时地下通道里其他的算命先生全都聚了过来，他们很好奇，一向飞扬跋扈的王飞笔怎会倒在地上鬼叫，难道是拐钱被揭穿了？

“大家救我！救我！”王飞笔几乎惨叫。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瘦高的老算命仙眯着眼说，向全身冷汗的圣

耀看了几眼。

一个胖大光头算命仙哈哈一笑，他叫胖八卦，画符镇邪是他的专长，说：“再可怕也不过是七衰九败，要不就是死煞聚顶，至多是天煞孤星！凶是凶，但银两越多贫道的法力就越高，没什么解不了的！”

王飞笔惨白着脸，并不答话，只求得以逃离现场。

“请帮我——请帮帮我——”圣耀紧张地打开双掌，平举齐胸。

“他妈的！”胖八卦瞪目大吼，迅速从怀中掏出一沓鬼画符撒向圣耀，往后急跃，一颗胖光脑袋砰然撞到墙壁。

“我的掌纹很恐怖？快救救我啊！”圣耀几乎要晕了，尤其在这翩翩飞舞的符蝶中。

其他的算命先生一个闭目诵经，一个疯狂在额头上结各种密宗手印，一个倒真的拔腿就跑，虽然他边跑边跌倒。

唯一堪称冷静的，就是瘦高的年迈算命仙，他尽管双腿发抖，却还像个高人模样。

“老先生！你一定要救我！”圣耀哭道，立刻就要拜倒。

老算命仙大吃一惊，急忙大喊：“千万别跪！我帮你看看！”

“真的？”圣耀不禁面露喜色。

老算命仙叹了口气，引圣耀来到他的小摊子前，说：“我这个老家伙也没什么了不起，本事并没有比其他几个同业高明，只是胜在我一把年纪。”

圣耀心想：年纪大一点，果然比较有世外高人的风范。

“老家伙少活几天也没什么了不起！哈！”老算命仙干笑。其实他心底也是怕得要死，但他有副好心肠，他不忍心这年轻人孤单地面对可怕的凶命。

“我……我到底……”圣耀的嘴唇发白，擦了擦眼泪。他不明白，自己又不是什么坏蛋，凭什么要带着这么恐怖的掌纹。

“你没有掌纹。”老算命仙捧住茶杯发颤，茶杯还未就口，茶水已溅出杯子。

“我有啊！”圣耀眯着眼，害怕地确认了自己的掌纹。

掌纹四平八稳地躺在掌心，理络分明。

“那不是掌纹。”老算命仙深深吸了口气，鼓起勇气说。

“那是什么？”圣耀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那是恶魔的脸。”老算命仙的假牙发颤。

空荡荡的地下通道，顿时刮起阴风阵阵。

圣耀张大了嘴，汗水滴答滴答地滴在木桌上，老算命仙润了润朱砂笔，示意圣耀把手掌打开。

“这个掌纹活脱就是一张恶魔的脸。”老算命仙用朱砂笔在圣耀的手掌上，顺着掌纹的脉络画出一个极其恐怖的魔鬼脸。

圣耀的左手剧烈发抖，鲜红的朱砂宛若死亡呼唤的烙印，深深灸在他的掌心。

“不过，小子，我们怕的不是这张脸，而是你打开手掌的时候，有种很绝望又很恐怖的气息从手掌中窜流出来。”老算命仙放下朱砂笔，闭上眼睛说道，“这是很直接的，只要有过几年灵修的人都能立刻察觉，所以大家才会那么害怕啊！”

“有救吗？我……我还有多少……多少日子好活？”圣耀咬着嘴唇。

“要死，你应该已经是个死人了。”老算命仙把朱砂笔折断，丢在一旁的纸篓里，又说，“但，小子，这么绝望的命根找上了你，你却还没有死，可见大有道理。”

“我看……我……我看没什么道理！”圣耀完全无法理解。

老算命仙若有所思地说：“说说你的事，任何你觉得应该说的。”于是圣耀便将自己悲惨的一生匆匆简述一遍，还加上自己归纳出的恐怖公式。老算命仙边听边发毛，他这辈子听过的怪事莫此为甚，比起什么厉鬼勾魂都要可怕得多。

“说完了。”圣耀自己也感毛骨悚然，说，“我有救吗？还是我干脆自杀算了？”

“我不知道。我在这里摆摊摆了二十多年了，对于这样的凶煞掌纹，还有这样的人生，都还是第一次见到。”老算命仙诚实地说，“也许这几天我翻翻几本前人留下来的老旧掌谱研究一下，或许可得到一些猜

测。只要你活得越久，就越容易跟我的猜测相互印证。”

一向很有礼貌的圣耀终于崩溃，按捺不住说道：“难道你现在不可以给我一些建议？或是画几道符贴在我身上？或是把我的手掌给砍下来！”

老算命仙忙道：“那些都不会有用的，除了死，你完全没法子摆脱这个凶命。”

圣耀感到失态，说道：“对不起。”

老算命仙低眉沉思片刻，说道：“我猜想，目前的猜想……就跟你认为的公式很接近，你的人生就像一场凄惨的瘟疫，所有沾上你人生的人，越是亲密、越是靠近你人生的亲朋好友，就越会被你的人生吞噬，然后茁壮你的凶命。”

圣耀并没有怀疑老算命仙的话，他仿佛已作了这样糟糕的打算，但他忍不住问道：“那我妈妈怎么没事？”

老算命仙皱眉道：“或许快了。”

圣耀一惊，急道：“如果我自杀了，我妈妈可不可以不死？”

老算命仙忙道：“千万不可作如此想！你要知道，是凶命找上你，而不是你找上凶命。要是你死了，凶命还会找上别人，直到凶命的使命完成为止！要是你能够跟凶命和谐一致，就可以避免其他人受害！”

圣耀大哭：“我怎么可能跟这只魔鬼手和谐一致？！”

老算命仙笃定地说：“你到现在都还没死掉，可见你一定有跟它恐怖共存的因缘！”

圣耀的哭声不止，一个“国中生”怎能接受自己跟恐怖凶命有某种缘分？

老算命仙连忙安慰道：“你奇特的命运一定具有某种了不起的价值，古来圣王将相皆有旺阳天命相授，你的凶命极阴奇败，说不出的恐怖怪异，但既然它选上了你，可见你将有无比惊人的未来！”

圣耀哭得更厉害：“那你的腿为什么一直发抖！”

老算命仙汗涔涔，说道：“老家伙时日无多，但也对莫名横死心存畏惧啊！”

圣耀几乎要抓狂了，他是个善良的孩子，他憎恨摆脱不掉的凶命，却也不愿将凶命抛给无辜的人。他深刻了解这种不断失去亲朋的悲伤。

但，若他不将凶命抛给别人，所有跟他关系亲密的朋友、亲人，也都将死得干干净净，他们又何尝不是无辜的呢？

“那我该怎么办？”圣耀的头用力撞向桌子，砰砰作响。那是他消解压力的唯一方式。

“我也不知道。小子，你别在这里坐太久，要是你跟我太熟，老家伙明天就要驾鹤归西了。”老算命仙紧张地说，“要是我想到什么给你的建议，你来找我，远远就停住，别靠得太近，我会把建议丢在地上，你自己捡起来瞧。”

圣耀点点头，伤心地走了。

“凶命，善人，真是可悲的绝配。”老算命仙叹道，看着圣耀的背影远去。

故事，才正要开始。

☆☆☆☆☆☆☆☆

“我该怎么办？”

这句话在圣耀的心中盘旋已久。

这样的人生已经毫无意义可言，亲人跟挚友即将一个一个死于非命，这样的人生简直是个屁，而且是个孤单的闷屁。

“我不能上高中了吧？”

圣耀看着天花板，心想。要是我上了高中，那么我将不能有新朋友，因为新朋友很快就会变成冷冰冰的墓碑，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除了卖棺材的。

“不能上高中，也不能上高职五专，一个‘国中’毕业生能做什么？”圣耀懊丧着自己崎岖的前途，但他很快就宽心了。

“笨死了，我要前途做啥？我这种倒霉鬼最适合捡垃圾了，因为垃圾不会死。”圣耀自我解嘲着，但心情还是黑暗一片。